感悟黄般若“中国文人画的大传统”

『万千世界』见无量——

图/主办方提供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通讯员 李偲毓

4月15日至7月15日，“万千世界——黄般若艺术回顾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一楼历代绘画馆展出。今年适逢广东绘画大家、收藏家黄般若诞辰120周年，本次展览汇聚广州艺术博物院新近收藏，及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美术馆、东莞莞城图书馆、香港艺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等机构的精品，创作类型全、作品质量佳、时代跨度大。

本次展览缘起黄般若后人的重点捐赠。今年年初，黄般若后人黄大成、黄大德将父亲黄般若的作品及其藏品162件套（实物232件）全部捐赠给广州艺术博物院，并作重点展示与研究。本次“黄般若作品及藏品捐赠收藏”项目入选“2021年度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这批作品的入藏，不仅能使广州艺术博物院关于近现代广东书画的收藏更为充实，同时对推动广东国画研究会的发展以及广东美术史研究与展览策划也大有裨益。

壹 从师法古人到师法自然

本次展览由黄般若的花鸟画、黄般若的人物画、黄般若的山水画、黄般若友朋书画、黄般若的鉴藏五大部分组成，立体呈现黄般若的艺术生平、师友交往和艺术成就。

展览分别以“由奇入正”“守正出新”“别出新天”概述黄般若的花鸟画、人物画及山水画特色。早年的黄般若，绘画师承其叔父黄少梅，并通过黄少梅的关系结交其时聚居广州的画坛名宿及书画鉴藏家，通过观赏、临摹大量的明清画迹领悟传统绘画的笔墨真趣。其花鸟画另辟蹊径，从陈洪绶、华嵒等人的作品入手，作品风格或古雅淡逸，或灵动幽远，意境清新。

黄般若的人物画，早年师法华嵒、陈洪绶。在白描人物、漫画等创作上，近承潘达微、郑侣泉等，远受苏六朋、苏仁山等人的影响。与此同时，他还涉足报纸媒体的商业广告以及插画。及至上世纪40年代，他在对古人传移摹写的基础上自出机杼，开始逐渐呈现其个人的风格，以观音、罗汉等佛像画作最有成就，作品庄严高古，构图新颖，别具一格。

黄般若山水早年参法石涛，而其晚年山水作品则尽弃古法，别出新天。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先后陪同张大千、黄宾虹在香港写生，受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传统中国画写生观念影响至深。50年代定居香港后，他的足迹遍及港九新界和离岛，以香港景物入画，同时多次回内地观光写生，参加艺术座谈。五六十年代内地国画界努力探索如何用新的笔墨和形式表现“山河新貌”，移居香港的黄般若也在思考如何创新，如何表现实景山水。这一时期他的山水画作，以极具个人特点和现代观念的绘画语言，重新阐释文人写意山水画。

贰 交游广泛善于鉴藏

展览中“黄般若友朋书画”部分最能反映20世纪中国美术进程。黄般若一生交游广泛，早年频繁往返广州、上海、香港、澳门等地，晚年又多次回内地观光写生，参加艺术座谈，因此他与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画家、鉴藏家均有密切交往。

其交游圈中，除了众多活跃其时的省港澳文化界人士外，还包括旅居沪上、北京以及曾到访广东的潘飞声、黄宾虹、吴湖帆、郑午昌、叶恭绰、黄苗子、黄永玉、张大千等名家。他们在书画鉴定与艺术创作上与黄般若互相影响，彼此成就。

黄般若不仅是一位画家，还是一位书画鉴藏家、书画经纪人、书画展览策划者。二十岁出头的黄般若已开始涉足古代书画尤其是广东书画的收藏。他以有限的财力收罗过不少中国名画剧迹，诸如黄道周书法卷、石涛《黄砚旅诗意图册》等。经其过眼的历代书画名迹不胜枚举。在广东书画文物的鉴赏、整理、研究与展览方面，黄般若的贡献尤其重要。他曾任1940年广东文物展的筹备委员，1946年至1947年任广东文献馆整理组组长等职，20世纪60年代任香港大会堂美术馆顾问，曾参与组织、策划省港两地多个重要的文物展览。

黄般若《罗汉》

黄般若《月夜奔马图》

黄般若《木屋之火》

叁 在艺术史上给他相当的评价

几位当代重要的艺术评论家对黄般若的绘画都予以极高的评价。原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长高美庆博士，曾盛赞其《罗汉》《云火观音》“堪称现代佛画的经典之作”，其晚年的香港山水画是“在博厚的传统基础上创造具有现代形态的中国画”，因此，考其主张和事业，他的历史定位始终归属于“中国文人画的大传统”。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屈志仁先生盛赞黄般若是精于鉴别的画家，“在近代广东画坛上处于领导地位”。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先生认为，“中国画革新的问题无非就是两派，一派借助外国的经验，一派从传统出发，把传统加以延伸，比如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和黄般若”，“黄般若的山水画得文人画之精髓”，“他在艺术史上应有定位，应给他相当的评价”。

链接

黄般若（1901—1968），名鉴波，字般若，号万千，别署波若，广东东莞人。少年时代受潘达微、黄少梅等前辈影响开始习画，以花鸟、人物最为擅长。1923年，与潘致中等组织“癸亥合作画社”。1925年，该社扩充为“国画研究会”，他为该会骨干成员。1927年，以一支健笔与岭南画派画家方人定等展开论争，时称“方黄之争”，对现代广东美术影响深远。

1949年，黄般若移居香港，以香江山水入画，一改早年“师古”“化古”的方式，以雄浑灵动的笔墨全新阐释文人写意山水画，达到其艺术的顶峰。除精于绘画外，黄般若还善鉴别，多著述，爱收藏，且生平交游广泛，曾参与组织、举办省港两地多个与古代文物、广东文物相关的展览，对广东文物的整理、收藏与研究有重要的贡献。

记者手记 以火为题，英雄手段

居港期间的黄般若走出摹古，从艺术技法和题材上均形成个人风格。本次展览特别展出了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收藏的《木屋之火》。黄般若多次以火烧木屋，以火迫迁的惨景作为创作题材，《木屋之火》可谓代表之作，直接反映香港上世纪50年代发生的九龙石硖尾木屋大火。

据香港掌故大家许礼平回忆，黄般若所画另幅《木屋之火》上，有张大千题跋，云：“此般翁状眼前景色，仿佛若奔走呼号之声从纸上出，令观者目悸心骇，欲哭无泪，当与郑侠《流民图》并传千古也。”许礼平认为，以宋代郑侠写《流民图》来类比此画，极为允当：郑侠与黄般若可谓无独有偶，都是为民发声的画家，是美术史遥阔长空上的两颗晨星。

而在今日展出的版本中，有许菊初的诗跋：“罡风不入乌衣巷，野火常资落叶媒。我亦天涯飘未定，何堪相对劫余灰。般若我兄大方家属题，庚子重阳晚香许菊初。”此诩虽只四句七言，却能咬实题意，联系身世，直抒胸怀而又意在言外，自然流丽而又有掩抑，可见一代香江文人的高度与特点。

（朱绍杰）

裘沙、王伟君伉俪创作逾2000幅鲁迅形象和鲁迅作品主题画

鲁迅作品绘画展在穗开展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通讯员 刘丹

2021年是鲁迅140周年诞辰。4月15日，由广州鲁迅纪念馆、广东美术馆、鲁迅文化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展览“只研朱墨作高山——裘沙、王伟君伉俪鲁迅作品绘画展”在广州鲁迅纪念馆开幕。该展从裘沙、王伟君伉俪创作的2000多幅鲁迅形象和鲁迅作品主题画中，精选出85幅作品，展现鲁迅伟大的精神与光辉的思想。

用画笔构建“鲁迅之世界”

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鲁迅的文学作品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普及以及他本人在中国现代文坛地位的确立，鲁迅成为众多画家进行艺术创作的对象。他们用木刻、国画、油画、漫画、素描等多样的形式，呈现或冷峻、或激昂、或坚韧、或慈爱、或亲切的鲁迅形象，形成个人对于鲁迅细腻而感性的个性化表达。

鲁迅在1933年创作的七言绝句《赠画师》中写道“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道出他对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的期许。裘沙是对鲁迅进行艺术创作的众多画家中的代表之一。

裘沙是浙江嵊州人，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院，是艺术大师林风眠的得意门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伟君是浙江杭州人，毕业于国立艺专西湖艺术研究所，师从倪贻德教授，历任多家出版社美编。裘沙、王伟君夫妇今年已经分别是91岁和89岁高龄。他们从1973年开始用画笔诠释鲁迅精神和著作后，一生致力宣传鲁迅精神，用手中的画笔，创作了2000多幅鲁迅形象和鲁迅作品主题画，“试图用绘画来表现鲁迅整个思想体系”，构建出“鲁迅之世界”。

其作品被形容为“中国的蒙娜丽莎”

展览现场展出的三幅鲁迅素描像，尤其吸引观众驻足细看。其中一幅低头沉思的鲁迅素描像，被作家骆宾基形容为：“这简直是一幅中国的蒙娜丽莎！”该作品已经成为裘沙的代表性作品。作家萧军曾说：“我以为它是我所看到过的鲁迅画像在神情和特征上最精湛的一幅。”

这幅鲁迅素描像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斗争生活片断》组画之一，以鲁迅在儿子海婴一百天时的全家合影为创作原型。素描像仅描绘了鲁迅的侧脸形象，却生动地再现了鲁迅的深情与期待——不独是对海婴，也是对中国数不清的儿童、青年以及中国未来的期待。

据介绍，裘沙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深感鲁迅的伟大而全力支持弘扬鲁迅的事业，创作的第一套作品，就是素描组画《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斗争生活片断》。该组画共8幅，由《连环画报》发表。此外，他还广泛搜集鲁迅的各种生活照片，根据照片创作了大量的鲁迅素描像，影响广泛。

夫妇合创《阿Q正传二百图》

现场展出《阿Q正传二百图》中的33幅作品，令观众深感震撼。在鲁迅100周年诞辰时，裘沙和王伟君合作创作了《阿Q正传二百图》，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该组作品先后以中、日、法、英四种文字，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日本岩波书店、法国LE-LIVREDE POCHE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阿Q正传二百图》是裘沙创作理念的集中体现。裘沙认为，插图作为一种文本的“解释”，要坚持理解原著、积累生活、遵循艺术规律的三原则。首先以画家对作品的理解为基础，理解得越深，阐释得越准确。裘沙一辈子都在执著地研究鲁迅的著作和思想精髓，他一边创作，一边投入研究，熔研究与创作于一炉，发掘了人物形象精神面貌，也突出了造型艺术的个性表现。

裘沙创作的鲁迅素描像

观展台

“活力鞍山·玉美岫岩”——中国·鞍山书画和岫岩玉玉雕精品展

时间：4月27日—5月2日
地点：广州艺术博物院

看点：展览由中共鞍山市委员会、鞍山市人民政府主办，是继南京、北京、上海、深圳后的第五站展出。本次广州展以书法、国画和岫岩玉雕为主线，集聚鞍山文化界的代表作品，显示出深厚精湛的艺术造诣和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兼具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也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展示了近年来鞍山城市日新月异、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璀璨画卷。

广州市黄埔区诗书翰印书院师生书法篆刻作品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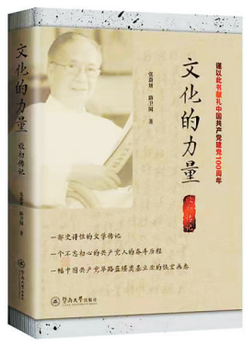
时间：4月18日—4月24日
地点：广州文化公园第九、第十馆

看点：共展出诗书翰印书院学员书法、硬笔、篆刻作品共100多幅，字体涵盖量较广，如楷书、隶书、行书及各种碑帖。书院自创办教学以来，坚持因材施教，教学碑帖总量140多册，学员能各自学到适合并喜爱的碑帖。

书讯

《文化的力量：欧初传记》

张蔚妍 路卫国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



在烽火岁月，欧初怀着救国救民的满腔热血，加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队伍，曾担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队长、粤桂边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主任、东征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他提枪跃马上战场，和战友们浴血奋战，和妻子容海云出生入死。新中国成立后，欧初曾担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他在任时促成广州—福冈、广州—洛杉矶缔结友好城市，亲身参与西汉南越王墓的发掘、广州图书馆的筹建、中国大酒店的开业等重大事件。

作为人物传记和通俗党史读物，本书采用“兼工带写”的写作手法，史料性、文学性、思想性相融合，并附有大量珍贵的历史旧照和文献资料，立体化塑造了主人公欧初的人物形象。

镇馆之宝

清乾隆铜胎画珐琅云龙八宝脸盆

（广东省博物馆藏）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通讯员 黄苏哲
图/广东省博物馆提供

广东省博物馆藏的清乾隆铜胎画珐琅云龙八宝脸盆，高12.5厘米，口径为43.5厘米。器物为圆形脸盆，折口沿，边线卷口鎏金，腹微鼓，足底平。整个盆以画珐琅装饰，盆内外均以宝石蓝色为地，口沿反面和盆底则素白无纹。盆内底为一条龙穿行于彩云间，周围环绕一圈折枝花。盆内腹立壁用金绘出“佛八宝”，寓意佛法无边、普度众生、吉祥如意；佛八宝之间间以缠枝莲纹。该组图案上亦环绕一圈折枝花，口沿表面和盆腹外壁绘西番莲纹。整件器物配色艳丽，历久如新。

珐琅工艺来自西方。珐琅一词的英文“enamel”，意指将彩料涂到器物上的动作，也指玻璃质的彩料与金属等材质加热后融合成的一种亮丽装饰。此种装饰起初用于替代饰品中名贵的宝石。十七、十八世纪之际，广东工匠作为了解先进珐琅制作的人员被引荐入宫。经多年不懈努力，他们终于成功掌握了这项技术，令中国珐琅工艺焕发新生。随着需求量增加，清宫逐渐将以金属为胎体的珐琅器皿制作生产交予粤海关。是时，“广珐琅”一名专门特指粤海关进贡的广东珐琅，种类涵括画珐琅、透明珐琅、錾胎珐琅等，是清代珐琅器工艺的重要代表。

这件清乾隆铜胎画珐琅云龙八宝脸盆藏品所运用的画珐琅，也被称为“珐琅画”。它以珐琅料绘于器物表面，具有油画般的色泽和立体效果。画珐琅有瓶、盒、盘、碗、灯具等器物之外，还见用于家具、钟表、化妆盒子上的嵌片。画珐琅的图案多为肖像、人物故事、山水风景等。清代广东工匠是中国最先接触和懂得西方画珐琅的人，时至今日该项工艺依然在广东地区，特别在珠三角一带熠熠生辉，并入选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讲演录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教授谈人类与科学发展的关系

科学凌驾于自然之上？妄想！

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第一章《人类的新议题》中写道，人类已经相当成功地战胜了饥荒、瘟疫和战争，在21世纪及未来，人类追求的是永生、幸福快乐和成为“地球之神”。事实上，人类真的能拥有赫拉利形容的这种生活吗？

在人类为“控制世界”而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必然面临一个“悖论”：人类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类对自然征服得越厉害，自己就被征服得越厉害。

这种控制和征服对每个人的影响是切实的。现代社会的许多弊病，正是科学方法运用于社会生活的结果，例如钟表让时间分类越来越细，人们的生活节奏因此加快。看似已经司空见惯的“熬夜”，实际上是人类试图控制自然的一个缩影。表面上，科学的发展和人工照明的发明让人类得以打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节律，晚上工作学习变成了一种能力。但本质上，身体睡眠节律是人类作为生命体几百万年积累的结果，想用几十年把它打破是不可能的。熬夜带来的是生态系统的失调。

再比如抗生素的过分使用会导致超级细菌自身的进化。我们用越多的数字化方式控制世界，自身也被深深卷入数字控制中……这些都说明了人类征服的能力越强，实际上自己被征服得越厉害。

不断面临各种问题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新科学和新技术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必然带来新的问题，这是一件“没完没了”也“逃避不了”的事。

赫拉利非常乐观地说，人类饥荒、瘟疫和战争的问题都控制住了，剩下的是怎么处理长生不老的问题。实际上并非如此。例如疫情一出现，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都要重新改变。人类毕竟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病毒、细菌，那都比人类老多了。实际上，科学的任务不过是人类对自己的认识的增加。如果把科学的最终目标定位为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这是一个妄想。

有观点认为，20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物理学的直接产物——原子弹，用震惊世界的方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敲下重锤，也让更多人感受到了物理学的巨大“主宰力”。但同时，从20世纪到21世纪，抗生素和疫苗的发明与普及显著促进了人类寿命的延长；生态环境和物种多样性等生命科学议题则越来越成为人们探索未来社会发展的着眼点。那么，生命科学会接棒物理学主宰21世纪吗？

虽然在21世纪，生态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等非还原论（编者注：还原论是一种哲学思想，认为复杂的系统、事物、现象可以将其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来加以理解和描述）的议题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越来越成为人类对待生命态度的哲学指南，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生命科学所采用的方法、所基于的手段都是物理学的方法和手段。

例如分子生物学，它的突破在于它第一次让生物学进入到分子层面，让人们得以从全新的角度去考察生命的过程，发现遗传、变异、发育的奥秘。但生物学进入分子层面的关键指标——电子显微镜，其实是物理学的工具。而且现代生命科学基本上还是还原论的思路、控制支配的思路，这些方法都是物理学的方法。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1世纪仍然是物理学的世纪。从根本上说，整个人类近代社会都是由物理学“统治”的。从物理学到化学，再到生命科学，科学的内部发展有其先后次序，后者往往以前者为基础。正是这种内在联系决定了新兴的领域不会淘汰已经较成熟的科学门类。因此，就像化学没有淘汰物理学，而是与物理学长期共同运作一样，生命科学是基于物理学和化学之上的发展。

（文字源自人文清华讲坛专访现场 整理：福袋）